

歷史與空間

張桂輝

柳永紀念館中的慨嘆

柳永，原名三變，字景莊，後改名柳永，字耆卿。崇安（今福建武夷山）人，北宋著名詞人，婉約派代表人物。咸平五年（1002），柳永離開家鄉，流寓杭州、蘇州，沉醉於聽歌買笑的浪漫生活中。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柳永進京參加科舉，屢試不中，遂一心填詞。景祐元年（1034），柳永「大器晚成」，歷任睦州團練推官、餘杭縣令、曉峰鹽鹵、泗州判官等職，以屯田員外郎致仕，故世稱「柳屯田」。柳永是第一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詞人，對宋詞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葉落歸根，是中國人的傳統理念。柳永，也不例外。他離開武夷山後，雖然一去不復返，但對家鄉的思念，卻一直縈繞在心間。在《八聲甘州》中，柳永以淚代墨寫道：「不忍登高臨遠，望故鄉渺邈，歸思難收！」愛鄉之切，思鄉之痛，盡在字裡行間！而最終，卻客死他鄉，留下悠悠遺恨。值得慶幸的是，歷史沒有忘記他，家鄉人民懷念他。武夷山山麓2001年建成一座頗具規模的柳永紀念館後，2009年6月，又建成「柳園」，精選柳詞50首，由當代書法家書寫後，鐫刻在形態各異的巨石上。

柳永紀念館，是座仿宋四合院式的三層樓閣，坐落在九曲溪一曲北岸環境清靜優美的大王峰下、武夷宮旁，遙對丹霞峻拔、蒼松環繞的幔亭峰。大王峰海拔530米，又稱紗帽岩、天柱峰，因上豐下望、氣勢磅礴，且山形如冠者紗帽，獨具王者威儀而得名。那天，應朋友之邀，到武夷山小聚，藉機到柳永紀念館參觀了一回。風格樸實素雅，極富鄉土氣息的柳永紀念館，由原中顧委委員、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先生題寫館名。走進坐南朝北的紀念館大院，一塊大臥石上刻着毛澤東主席手書的巨幅柳詞——《望海潮》。史料記載，1957年4月7日下午，毛澤東在專機上鳥瞰古越大地，眺望遠方，錢塘江入海處，白浪滔滔，猶如萬馬奔騰。毛主席觸景生情，興致盎然，龍飛鳳舞地寫下了柳永的《望海潮》詞一首。如今，毛澤東的這幅手跡，珍藏在中央檔案館裡。

欣賞了《望海潮》石刻，我繼續在院內轉悠。但見在北面草坪一側，矗立着一尊略大於1:1的柳永全身銅像。銅像右手握書，左手背背擲扇，儒巾布袍，神態安詳，面朝幔亭峰和大王峰，似在行吟他讚頌「幔亭招宴」等神仙傳說的遊仙詞《巫山一段雲》。銅像不遠處，是

約兩米高的「柳永墓塚土還鄉碑」，上面刻着簡明扼要的碑文：「西元二〇〇四年九月，值武夷山柳永紀念館新館落成之際，柳永仙塚塚土自鎮江北固山分移至此。千載遊子今朝還鄉，一代詞宗魂歸故里。」讀着這篇碑文，望着柳永塑像，不知怎的，心裡悄然湧起一股難以言狀的感覺。

紀念館一樓，有東西兩個展廳。東廳展廳展示「柳永生平」，分為書香門第、幸福童年、蹉跎的青壯年歲月、失意官場、顛沛流離、苦吟成名、《樂章》傳世，美哉柳詞，好評如潮，毛澤東論柳詞，千古樂章傳後世，開展柳詞研究、弘揚武夷文化等八個部分，23塊展板以大量的圖片和簡練的文字，展示柳永一生和柳詞的重大影響，以及後世對柳詞的高度評價。西廳為「柳詞書畫」廳，展示有關柳永的書畫30餘幅。兩展廳的展櫃、展櫥中，陳列着古今中外與柳詞相關的書籍、畫卷，有《碧雞漫志》、《宋元名家詞》、《能改齋漫錄》、《清明上河圖》、《毛澤東手書歷代詩詞墨寶》等。柳永紀念館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還有幾處吸引眼球、催人浮想的景致。其一是「執手相看淚眼」的石雕，一男一女（當是柳永與歌女）兩尊雕像，對面而立，雙手輕搭，男的含情脈脈望着對方，女的向左微低着頭，一副情綿綿、羞答答的模樣。如此造型，匠心獨具，真是「無聲勝有聲」。其二是「柳詞牆」，在紀念館一面外牆上，佈滿字體大小不一、排列錯落有致的《雨霖鈴》、《迷神引》、《夜半樂·凍雲黯淡天氣》等幾首柳永代表作「浮塵」。其三是座小戲台，台前立柱上刻着由柳詞拓展的一副對聯：「三秋桂子錢塘岸，十里荷花西子湖。」戲台上，兩個妙齡女子正在專心致志地表演，其中一個身體前傾、低頭撫琴，一個雙目平視、輕彈琵琶，戲台另一側，站着一位手捧茶水、亭亭玉立的侍女，這是在再現歌女演唱柳詞的情景。

柳永的一生，既是傳奇的，也是悲劇的。年輕時，他逍遙自在，雖文采風流，卻在科舉上屢屢受挫。柳永第二次落榜時，被皇上詔書批評「屬辭浮糜」。於是，他憤而寫下《鶴沖天·黃金榜上》。在這首詞裡，柳永不僅自封「白衣卿相」，而且把功名說成「浮名」。惹得皇帝老兒勃然大怒。結果，因為這首詞，他的仕途被判了「死刑」。然而，壞事有時會變



柳永雕像與柳永墓塚。 作者提供

好事。正是因為仕途被「堵死」了，他的文學創作之門便「大開」了。運交華蓋的柳永，盡顯詞人才氣，新詞佳曲如山泉噴湧——嘆滄海桑田，歌峰巒疊嶂，頌美姬佳人，抒羈旅愁腸，詠志難學情……情緣筆端，墨隨才舞，豪放灑脫、任性飛揚。連東坡先生也有點底氣不足地問玉堂幕士：「我詞何如柳七？」而宋代詞人葉夢得則在《避暑錄話》中寫道：「凡有井水處，即能歌柳詞。」

縱觀柳永一生，總體是有幸的。千百年來，有人體悟他「多情自古傷離別，更那堪、冷落清秋節」的愁苦悲情；有人感念他的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」的至深情懷。《蝶戀花·佇倚危樓風細細》中的這兩句詞，其原意是說，人雖然消瘦了，衣帶日漸寬鬆，卻始終不後悔，為了心中所愛，情願一生憔悴。後來被引伸為為了理想與事業，全身心投入，而無怨無悔。2014年9月9日，「教師節」的前一天，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師範大學與師生代表談話時指出，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關心廣大老師特別是生活工作有困難的老師，努力為他們排憂解難。同時希望，老師要有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」的精神，兢兢業業做好工作。

歷史有時也會開玩笑。有說柳永生於約984年，死於約1053年的；有說柳永約987年至約1053年的；有說柳永死於嘉祐五年（1060）的。因為沒有準確記載，1980年8月，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《辭海》第1289頁，在近200字的柳永詞條中，沒有提及他的生卒年月。可見，柳永生於何時、死於哪年，成了一個「無解之謎」。這對於他而言，無疑是個小小的遺憾。但正如著名學者、作家、《人民日報》副總編輯梁衡先生所評的那樣：「人生在世，天地公心，人各其志，人各其才，人各其時，人各其用，無大無小，貴賤無分。只要其心不死，不得其用，時不我失，有助於民，就能名垂後世，就不算虛度生命。這就是為什麼歷史記住了秦皇漢武，也同樣記住了柳永。」是呀，青史留名，此生足矣！對柳詞念念不忘的後人，誰不知道柳永對宋詞發展的貢獻呢？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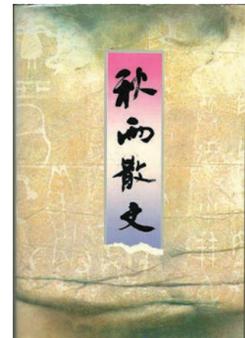
余秋雨的人文山水

居於武漢的古遠清教授，很久沒聯絡了，未知在疫情下，他安好否？古遠清最為人稱道者，乃是當年與余秋雨的文字官司，纏訟一時，十分轟動。

余秋雨紅於上世紀九〇年代，一部《文化苦旅》，先出版於台灣，後回歸內地，一炮而天下知。書固然是洛陽紙貴，而「謗」亦隨之而來。「謗」者多是挑其文字錯漏，如金文明，如古遠清。古曾問「道」於我，我說：「既是硬傷，錯就是錯，有錯就應坦然承認。」余秋雨的遊記文章，喜惡各有一批。有位女作家看了，說：「說什麼文化散文、遊記，不外乎演繹古代文化，說些典故而已，有何了不起！」

記得他的《文化苦旅》，是位初識的台灣商人送給我的，說：「好看得很。」那年我和一班朋友旅遊珠海，與那位台商酒酣耳熱後，他從行囊拿出幾本台版《文化苦旅》來，分送我們一本。聽說他和余秋雨是好朋友，專誠為他「推廣」。

那年才認識余秋雨這名字。席間翻一翻，頓覺風格特別，尤其是用詞遣句，十分文藝，頗有台風。在〈序〉中，他說在案頭的困惑中站



一部選輯余秋雨精品的書，可讀。 作者供圖

起來，換上一身行裝，推開書房的門，「悄悄出發了。」行行止止，旅途中感慨特多，於是執起筆來。而他「特別想去的地方，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的所在，說明我心底的山水並不完全是自然山水，而是一種『人文山水』。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熏染造成的，要擺脫也擺脫不了。」於是，他的著作便被前導的女作家譏為「抄書」，「翻譯」歷史了。

上文所引的〈序〉，非抄自原書《文化苦旅》，而是緣自一部《秋雨散文》（杭州：浙江文藝出版社，1994年10月），內文第一篇就是這篇〈序〉。

這部《秋雨散文》，是我上寫作課，講授遊記特寫時的參考書。學生看了，每有感想。有個更參考了一些咬文嚼字的書，將余大作家的「硬傷」羅列出來，考證一番，真是過癮。有個評說《蘇東坡突圍》來，認為他寫的蘇軾，比林語堂的《蘇東坡傳》更為可觀。尤其是這一段：

「他（蘇東坡）從監獄裡走來，他帶着一個極小的官職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，他滿心憔悴又滿心絕望地走來。他被人押着，遠離自己的家眷，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，朝着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。」

學生說，情景可以，但這是「創作」，是余秋雨的「想像」，作為散文，可以，但不能作為「歷史」。有一位學生則說：「『遠離自己的家眷』句，應刪『自己的』三個字。」

閱讀余秋雨，享受一下他的「山水」吧，要在「山水」中找出粒石，相信亦多。學生問我：「老師，你寫錯了，會不會強辯？」我立馬說：「硬傷一定承認！軟傷可商。」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妹仔大過主人婆，搞到一鑊粥，搞出個大頭佛，畀個官你做



「搞到一鑊粥」較「搞到一鑊粥」更為嚴重哩。據中國民俗傳統，「舞獅」可以驅邪辟鬼，所以每逢喜慶節日，如農曆新年、新張慶典等都會「舞獅」助興。廣東人舞的獅叫「南獅」，由二人操作頭尾，然後由扮作「大頭佛」的人手執大葵扇引領登場。晃頭晃腦、行動愚笨的「大頭佛」在「舞獅」的過程中僅屬配角，卻肩負起搞氣氛的重責。廣東人有句「搞出個大頭佛」，當中的「大頭佛」就是指這個大配角。由於獅子往往由「大頭佛」在前面引路，其後出現的獅子和鑼鼓隊都是由「大頭佛」引來的，所以歷來人們都認為由此比喻「大頭佛」帶來了一大麻煩。理論上，獅子和鑼鼓隊的登場是熱鬧開闢的，所以又怎可說成有亂象呢？據筆者的考究，情況應是這樣的：扮演「大頭佛」的人需要一個重要裝備——佩戴一個比自己的頭大很多的笑面佛頭套。由於「頭大」形容很煩惱的樣子，「冇咁大個頭唔好戴咁大頂帽」比喻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就會出現亂象，所以那句「搞出個大頭佛」就可用以比喻弄出個大麻煩，與「搞到一鑊粥」、「搞到一鑊泡」意近。

筆者小時候是十分懶散的；在母親多番敦促下，便會說如下的話語來敷衍/敷衍：得嘞，遲啲會做喇喇！/下次，下次會努力喇喇！母親聽後會以如下的譏諷口吻作回應：遲啲，遲啲我「畀個官你做」！下次，下次我「畀個皇帝你做」！

「畀個官你做/畀個皇帝你做」的表面意思是「給個官/皇帝你當」。由於說此話的人應不可能履行這個承諾，所以此話一般用於「回敬」對方的拖延/敷衍或「質疑」對方所作的承諾。四月中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撥出466億日圓向每戶派發兩個可「重用口罩」應急。專家指出所派口罩的尺寸太小和物料防護效果有限。有居民收到後，發現口罩有毛髮和塵埃；且大多認為此措施浪費公帑，成本效能很低。五月初，特區政府不約而同地向全民派可「重用口罩」。在相關資料流出後，無論是招標的安排、物料的防護性或外觀，均在社會上引起熱議，不難令人聯想到這個措施是否像日本「搞出那個大頭佛」的翻版。就此事件，社會上有如下反響：

- 重用口罩有驚喜，資料流出惹人氣；妹仔大過主人婆，成本效能唔多妥。
- × × × 公帑要使得其所，行事千祈味偏頗；縱使處於非常期，也得做到企理。
- × × × 公開公正非口號，要得民心須做到；政府團隊人才多，冇乜藉口把忽視。
- × × × 重用口罩掀風波，細節有交代清楚；經事長智人會道，下次畀個官你做。

詩語背後

江鄰

三詠蝴蝶蘭

母親節前夕，我養了五個月的蝴蝶蘭開出了第一朵花。近半年來，在這多事之秋，它以自己的沉靜和謙遜，給了我無盡的心靈慰藉。如今在這個只有愛的節日裡綻放，該不是用自已小小的燦爛，答謝我精心的呵護吧！所謂有感即通，心有所念，以絕句記之——

但得佳期再着花
綠肥紅艷共仙葩
悠悠一縷清風過
百媚千嬌只有她

以上是我五月九日發在微信朋友圈的內容，也是吟詠這株蝴蝶蘭的第三首絕句。不少朋友回覆短信，點評我與蝴蝶蘭的因緣。老同事何平說：您種的花可以講一個故事了。

可不，這裡面確實有故事。故事得從一年前講起。去年春天到今年春天，對香港來說，是很不平凡的一年。這一年，如果你正在這裡生活，而且碰巧對社會政治問題感興趣，你一定會恍若隔世之感。

今年的春天很奇怪，氣溫一直升不上去，倒春寒一陣一陣地來，加上滿街的口單，還有限聚令下謹慎的人際交往，真有些「春寒料峭，凍殺年少」的樣子。而去年的春天，卻像趕了趟似的湊熱鬧。立春和春節，這兩個最容易對春天有感的日子，去年竟是接踵而至：除夕日正逢立春日，春節節期上了春天的頭暈湯。

那是一個溫暖的春節，氣溫是，心情亦是。除夕下午，我與家人坐天星小輪去遊星光大道。這裡剛經過改建，整體風格流暢而明快，李小龙、梅艷芳等名人雕塑飄逸靈動，頗有設計感的休閒長椅錯落有致。一眾明星的姓名和手印也從地上移到了懸空的金屬護欄上，遊人邊走邊瀏覽，再不用彎腰蹲看，方便了不少。陽光很亮，與維港的粵港波光輝映着，時而有海風輕輕掠過，十分愜意。

遊完星光大道，轉乘港鐵去維多利亞公園。那裡正舉辦一年一度的春節花市，繁花似錦，人流如織。公園入口處，有一塊長方形氣溫顯示屏，溫度之高，難以置信：26.6°C。雖有陣陣陣花香撲面，熱浪之下，終是不想多

停留。我們在綠樹掩映的公園長椅上休息了一會兒，買了兩株纖長的蝴蝶蘭，便乘公共汽車回家了。在車上翻看照片，有些意猶未盡，隨手發了幾張到朋友圈，配上一首打油詩：

遊罷星光路，維園買花去
衣服穿不住，溫度二十六

朋友圈反應是很熱烈，紛紛點讚點評。北大師妹、《人民日報》記者王堯調侃道：最後一句要用四川話唸吧，才押韻。這種熱烈，其實是一種輕鬆，反映了朋友們當時的心態都挺好，過年的氣氛很濃。那時誰會料到，會有後來鋪天蓋地的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呢？

我以前從沒養過花，險些與這兩株蝴蝶蘭失之交臂。偶爾，我會給它們澆澆水，但毫無規律可言，有時兩三個月也沒去理會。先是花瓣陸續地掉了，繼而葉片開始泛黃。直到二月一日，是個星期天，我在家收拾屋子，決定扔掉這過氣的物件。把其中一株卷巴巴，扔進了樓道裡的垃圾桶，正準備扔第二株，心底突然滑過一絲不忍。雖然花落葉枯，畢竟來過一絲不忍。雖然花落葉枯，畢竟來過一絲不忍。雖然花落葉枯，畢竟來過一絲不忍。

彷彿沉睡的生命被喚醒，舊的葉片開始轉綠，新的葉片也長了出來。五片葉變成七片葉，新葉的嫩綠與舊葉的蒼綠，共同演繹着生命的勃勃。當一棵植物的生機，在你眼前以可見的狀態，緩慢而頑強地彰顯着，你養護它的興致會越來越濃。我開始去網上查閱蝴蝶蘭的習性，澆水和施肥逐漸有了些章法。

蝴蝶蘭其實並不是我喜歡的花種，覺得它太張揚，也有些傲作，花枝怒放昂昂向天，幾張小小的葉片被凌亂擠壓，可有可無似的。現在花謝了，葉成為主體，才發現碧玉一般的葉片是那麽厚實、沉着、堅韌，一點也沒有落寞的樣子。驀然有悟：花開時不藏，花謝時不悲，從心所欲的狀態真好。這便有了我的第一首《詠蝴蝶

幾度花開飽滿圓
而今花謝葉恬恬
只緣一片蘭心在
不問春秋不問天

萬物有靈，養着養着，我與這盆蝴蝶蘭似乎有了某種感應。晨輝至，夜幕臨，艷陽陰雨，它都這樣靜靜地待着。我一遍一遍地讀它，不斷有新的感悟漫上心頭。一如流逝的時光，融入蘭草的氣質裡。我在養花，花也在養我。初春的早上，透過碧柔的植株，但見維港上空，薄霧纏綿，心靜如水。想想人生一世，真正需要的東西並不多。三萬煩惱絲，根根是妄念。花也罷，草也罷，都是生命的存在形式，何必執念於某一具體形態呢？須當珍惜眼前，呵護當下，感謝現實生活中的點點滴滴。於是，有了《再詠蝴蝶蘭》——

媽蘭被我養成草
片片青蔥迎拂曉
莫道此君應着花
會心綠意更幸好

原本是把這盆蝴蝶蘭當綠植養的，沒抱多大指望它還會開花。不曾想大約三個月後，從第二片葉的柄處長出了柔弱的花枝。又過了一個月，花枝粗壯了些，隱隱可看出淡紫色花苞。幾日後，含苞欲放。第五片葉與第六片葉，含苞，又長出新的花枝……我忍不住將自己的興奮與朋友分享，引起不少共鳴。紫荊雜誌社楊勇社長給我轉來一篇署名張惠的網絡文章《可待花開第二年》，大意是說，不要輕易去買花，買了就一定要好好對待它，別隨隨便便地捨棄。作者認為，草木也是隨人的，你待它好，說不定它也知道。文章的結尾，更含幾分禪意：聖經說，凡事有定期，萬物有定時。養花有秘訣嗎？如果有，那就是我從擁有它的第一天和每一天，從沒想過不愛它，不要它。不信你也試試？